

名人轶事 / 沙舟

名著《洗冤集录》开笔常州



宋慈像

南宋著名提点刑狱、法医学宗师宋慈所著的《洗冤集录》，可以说是代表当时世界法医学最高水平的一座丰碑。少为人知的是，这座学术丰碑奠基工程是在江南名府常州起始的。

宋理宗淳祐元年(1241)，将近花甲的宋慈从江西提点刑狱兼赣州知县任上调任常州军事，开启了常州七年从政之旅，到常后即着手编撰魂牵梦萦的《洗冤集录》。常州从此留下了一段世界法医学鼻祖宋慈励精图治的历史。《洗冤集录》在常州开笔、主修，既是毗陵的机缘，也是历史的必然。

春秋战国时期，我国的刑事法制度体系已经形成，法医学工作者对涉及人体的损伤特点区分已十分精确，检验方法趋于成熟：皮肤破损曰“伤”，血肉损伤曰“创”，筋骨损伤曰“折”，骨肉皆离曰“断”；而瞻、察、视、审就是执掌刑职的官吏日常所用的检验方法。“瞻伤察创、视折审断”是“决狱讼，必端平，戮有罪，严断刑”的前提。五代时期，和凝父子合著的《疑冤集》，是一部汇集我国早期历代判断讼案100个案例而成的指导办案的专业著作。到了宋代，刑事侦查方面有了比较迅速的发展，无名氏的《内恕录》、郑兴裔的《检验格目》(1174)、郑克的《折狱龟鉴》(1200)、桂万荣的《棠阴比事》(1213)等有关法医检验的著作接连问世。

正是在这样的文化和专业基础上，世界法医学史上的巨著——宋慈的《洗冤集录》呼之欲出。

宋慈到任常州前，多次的提点刑狱经历，长期的司法实

践，不仅使他积累了丰富的刑事检验专业知识和法医经验，更使他目睹诸多民间冤案所造成的社会恶果，深刻了解到吏治腐败、冤案形成的深层次复杂的制度性、社会性与人为因素，决心对这一领域积重难返的弊端来个彻底革除。他明白，光靠事必躬亲，“恶弱处所，辙迹必至”地亲临案现场勘查已于事难补，唯有从制度建设、专业知识、人才培养入手，编著一部集历史成果与现实经验之大成的教材，才能事半功倍地达到革新效果，此事已萦绕心头多年。

“雪冤平暴，平其曲直”的使命感、“日月逝矣，岁不我与”的紧迫感，促使宋慈刚一到任，便利用元宋战乱间隙，常州暂时政通人和、人杰地灵之有利条件，马不停蹄开撰两大文工程。

一是作为地方父母官，力倡重修《毗陵志》。常州自古有延陵、毗陵等称谓，隋文帝开皇九年(589)改称常州。“自晋改邑为郡，至唐易郡为州”，逐渐成天下名府，江南经济重镇，唐代著有《常州图经》、北宋淳熙年间邹朴之纂修《毗陵志》等。随着宋室南渡、江南开发的深入，常州日趋繁荣，地理、人口、物产已有很大变化。宋慈认为，旧志已经不能全面反映常州现实的地情地貌，亟待重修。遂嘱新任的武进县尉、新科进士熊之召集当地贤达士子，具体负责《毗陵志》重修工作。

二是组织人员广为搜集《内恕录》等数种专著、重大刑事案例与现实经验，经过五年精心准备后，淳祐五年(1245)，宋慈正式开笔编撰《洗冤集录》。

宋理宗淳祐七年(1247)，宋慈被调任湖南提点刑狱。《毗陵志》重修工作因此中断，宋慈不得已留下了“未竟之愿、未竟之书”。呕心沥血编纂已近尾声的《洗冤集录》，在宋慈到任湖南提点刑狱的当年，即刊行在《湖南宪治》上。该书出版后得到宋理宗的高度认可，随即颁令全国施行，成为当代及以后历朝审判官员必备的参考书籍，被奉为圭臬。我国第一部较为完善的法医检验制度从此建立。

岁月留痕 / 邢瑾

上世纪80年代末，我参加工作后的第5年之初中，爷爷在家里安然离世。爷爷的个头不高，但瘦削的脸庞神情威严，眼睛深邃有力，一看就是经历过世面的样子。后来听父亲陆续说爷爷的一些往事，我才明白个大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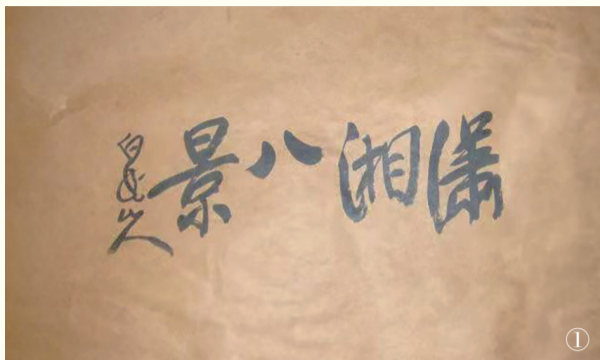
上世纪30年代，经在沪上做厨师的叔叔介绍，我爷爷开始到上海滩闯荡，后来进入乡贤诸广成和无锡荣宗敬等人合办的棉纱公司从事后勤工作。有一天，老板诸广成对我爷爷说：“市郊有幢别墅，反正空在那里，就送你住了。”我爷爷听了一愣回答道：“我家在常州东门乡下，你也知道的，要沪上的房子做啥？我早晚要回乡下的哇。”诸广成看了看我爷爷又说道：“你有三个儿子，我这有一个棉纱生意，你去吧，赢利都是你的。”就这样，我爷爷赚了将近一担的银元。没过多久，就托人乘火车带到了戚墅堰车站。我父亲得知消息，在车站等候，后将这一担银元挑回老家城湾村。那一年我父亲才16岁，他在我祖母的指导下，用这一担银元在祖宅北边邻近山脚的地方建了三间铺了木头地板的楼房，那个时候在村里可以说是很光鲜的了。解放后，公私合营分流，爷爷从沪上回到了乡下老家安度余生。

我小学快毕业的时候，姑姑出嫁了，嫁到芙蓉乡夏坝村。我依稀记得，在我姑姑出嫁前，有一天带着我和我大叔的大女儿一起到夏坝村赶节场，晚上准备住在准姑家，结果当晚我爷爷命人来将我们全部领回。此事足见我爷爷规矩之重。爷爷的一些往事随着他和祖母的先后离世，我的记忆已慢慢不再清晰……

2009年清明节后第7天，我母亲因两次中风猝然离世。办完丧事后，我姑姑和我父亲坐在一起闲聊。姑姑说，她出嫁时爷爷准备了一个从上海带回来的牛皮箱作为嫁妆，同时还准备了几张“花纸头”压箱底。我爷爷说值不了几个钱，兄弟三个也不好分。我闻言问姑姑，那个东西还在吗？我姑姑说，“花纸头”上绘有穿着蓑衣的渔民在捕鱼，东西都在。我连忙驾车带上姑姑到了她家，终于见到了爷爷的真正遗物。原来这些画作是当年曾经在他寓居的梓园接待过大科学家爱因斯坦的王一亭的绘画作品。仔细观察，这是画在册页上的，后来不知何故重新裱起来了。这8幅山水画精品用牛皮纸袋装好，王一亭以白龙山人纸袋正面题《潇湘八景》款识。因爷爷已过世多年，我们无从得知这8幅画是如何得到的，我父亲叔叔姑姑也从没听说过来源。

我将这8幅画拍照后，请程含予老师鉴赏。他对画作予以充分肯定，说王一亭画作以佛像为主，山水画作品不多见。相传《潇湘八景》是湖南的潇水与湘水合流之后，汇入洞庭湖一带，文人骚客从潇湘的风景选出平沙落雁、远浦归帆、山中晴岚、江天暮雪、洞庭秋月、潇湘烟雨、烟寺晚钟、渔村夕照等八景。据传在北宋时期，文人画家宋迪将这八景合绘成一卷，成为最早描绘潇湘八景的画家。潇湘指春秋战国时期的楚国一带，因湘江向北流入洞庭湖而得名。湘江有一支流名潇水，这两条河的流域相当于现在的湖南省。潇湘八景并无确切所指，而是古代楚地一年中不同季节和物候、一天中不同时段和气象的八类自然景观，其中不乏人文因素。同时，潇湘八景也是观照楚地风物的八种方式、八个角度。

爷爷的遗物



图①牛皮纸袋上所书《潇湘八景》系“白龙山人”王一亭亲题。



天中不同时段和气象的八类自然景观，其中不乏人文因素。同时，潇湘八景也是观照楚地风物的八种方式、八个角度。

《潇湘八景》在日本颇有影响，而影响日本绘画的潇湘图并不止一家，其中流传较广者，还有南宋禅僧画家牧溪的水墨《潇湘八景图》和南宋另一位禅僧画家玉涧的泼墨《潇湘八景》。日本东京的静嘉

堂美术馆还收藏有南宋的院体长卷《潇湘八景》，作者夏圭，八幅山水俱在。遗憾的是，中国的潇湘图卷主要收藏在日本，我们国内反倒所剩无几。

我爷爷怎么能够得到王一亭的画作？这一直是个谜。有一次，我偶然看到一张民国时期的股票，忽然明白了个大概。从这张股票可以看到“理事长：王一

亭；理事依次为：荣宗敬、诸广成等”。据此推断，我爷爷当年在诸广成公司工作，有机会和王一亭熟悉，闻王一亭画作知名遂向其求画。王于1931年秋作画于册页慷慨相赠，我爷爷托人重新裱托，若干年后带回老家珍藏。待我姑姑出嫁，遂以此作为“压箱底”之物。我姑姑这么多年精心保管，才使得这珍贵画作保留至今。

岁月留痕 / 王立中

妈妈的缝纫机

自妈妈走了以后，我也听不到家里那台蝴蝶牌缝纫机欢快的“哒哒”声了。

这台缝纫机伴随妈妈生活了近60年，想当年也应该属于一个普通家庭的家之重器吧。记得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时我还居住在在外婆家的大家庭里，逢年过节，各家亲戚邻居就会早早商量着一起请裁缝师傅上门给各家老小做新衣服的事。那时的百货商店主打的是卖衣料，成衣比较少也较贵，妈妈会精打细算买回“零头布”，再待师傅上门时一起做成衣服。因为各家各户老老少少一帮人的衣服，裁缝师傅一般会做上三四天，这时妈妈的那台缝纫机就会加入师傅们带来的机子，一起来个大合奏，“哒哒哒”的声音此起彼伏，给我们这些孩子带来别样的快乐和期待。

七十年代末，我家搬进了父亲单位分配的新公房，缝纫机又开辟了一片更大的用武之地。妈妈从以往的自己裁制假衣领、裤衩等小件，开始向枕套、被套、沙发套等大件发展。慢慢地，家里有了电视机、录音机、洗衣机、空调，妈妈也都给它们套上了新衣裳，家里的窗户也挂上了妈妈制作的各

色窗帘。随着家里第三代的出生，妈妈缝纫机的主产品又转向了孩子们，看得出她是那样乐此不疲。

2015年，父亲患阿尔茨海默症，妈妈为照顾爸爸就一起住进了离家不远的养老院，短暂与她心爱的缝纫机分别了。然而在养老院中，她经常看到许多老人有需要缝缝补补的需求，但碍于不具备条件只能得过且过，妈妈助人为乐的热心肠又被激发起来。起先是抽空把活拿回家做，后来因为公寓房上下楼力不从心，就索性将缝纫机搬到了养老院，从此“哒哒哒”的欢畅声，时不时在养老院响起来。

缝纫机是妈妈的好伙伴。记得有一次，缝纫机不知道什么原因坏了，妈妈找了一位修理工来上门维修。修理工诊断后说是抬牙轴断了，要价400元，妈妈感觉太棘手了，付了上门费就打发修理工走了。几天后我在网上买来零件，换上后缝纫机便复活了，妈妈高兴得手舞足蹈，说比吃了山珍海味还快乐。

如今，睹物思情，每当我看到那台缝纫机，就会浮想起她躬背踏机的身影，耳边仿佛又传来那熟悉的“哒哒哒”的机器声。此时我联想起了电影《寻梦环游记》里的台词：死亡不是生命的终点，遗忘才是。

一起走过 / 官民

一条四十多年前的狼犬

了被卢叔关在家里一顿狠揍，挨打过后黑子常会老实几天。

黑子实在太顽皮，而且不受人待见，最终引起民怨沸腾。

上世纪七十年代，人都吃不饱，别说狗了。有一天，饿红眼的黑子溜进职工食堂偷肉吃，愤怒的人们终于逮着机会，把它闷在屋里，一顿乱棒，黑子死于非命。

当我得知黑子被打死的信息时，人们已把黑子倒挂在歪脖子树上扒皮开膛。我躲在没人处号啕大哭。

大伙知道我黑子的特殊关系，专门留下一小块肉给我，害得我捧着狗肉又是一顿暴哭。

其实，黑子并非一无是处、不通人性。它智商高，情商更高，在熟人面前从不露凶相，表现得十分温顺。黑子是一个弃儿，刚捡来时比家猫大不了多

少，一副病怏怏的样子。当年各家生活都很清苦，粮食不够吃，但大家都从嘴里省出一口喂它。王叔叔一家是上海人，家境富裕，常弄些剩菜剩饭喂它。房东头的马阿姨家也是黑子常光顾的地方，马阿姨心地善良，看见黑子饿得直吐舌头，总能翻寻出些吃的塞进它嘴里。

黑子在我眼皮底下长大。每天放学一回家，我总是先找黑子玩，黑子一看见我，总会狂奔过来，两只前爪轻轻一提，很亲热地搭在我肩上，臭烘烘的舌头在我脖子上舔来舔去。黑子喜食肉，这让我犯难。以我家的条件，十天半月才能闻着一些肉腥。每次家里打牙祭有肉吃时，父母将红烧肉按份分好，父亲总要看着我吃，怕我把肉留给黑子。我总是会看一点肉含在嘴里，趁父母不注意，吐出来喂给黑子。遇到当地老乡用雷管炸鱼，我也会捡几条小鱼回家，煮一煮，送给黑子。

黑子是懂得知恩图报的。记得每到放暑假，上山砍柴是我的必修课。山区风景秀丽，但常有野兽出没，最有印象的是听说过一种叫鹿子的野生动物，虽然没见过，但被传得吓人。当然，最最常见也最让我胆战心惊的是各种各样的毒蛇，有一种毒蛇叫竹叶青，常挂缠在竹子或树枝上，有时也能在阴湿小溪草丛中发现。竹叶青是伏击和伪装高手，会主动攻击过往行人。即使人没被毒蛇咬到，看见也会吓个半死。我是一个人是不敢进深山老林里的，多是小伙伴们结伴同行。每次上山砍柴，黑子总是一马当先，行进在砍柴队伍的前头，专门负责打草惊蛇。

四十多年过去了，想起黑子，我还是会为它凄惨的命运而流泪。